



张志松

屈指算来，到上海打工已经8年了。没去之前，我在家乡的一家私人厂里上班，工资不多，实行的是计件制，上班很自由，多干多拿，少干就少拿，每天工作8小时，一天工作五六个小时也有，从没加过班。如果不是老同学突然光临，我没想过要去上海打工。老同学在上海开了一家机电设备公司，不知道他从哪里打听到我的地址，开着车从上海直接到了我家。我和他有20多年没联系了，乍一看根本认不出来，直到对方报出姓名，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是我初中三年级时的同学。我准备盛情款待老同学，没想到老同学说：“款待就不必了，我还要赶回上海。这次来，就是想跟你商量个事，我在上海开了一家公司，缺个人手，你不想去？”上海是繁华的大都市，但我没去过，有点神往，可我不知道去上海能做什么，便吞吞吐吐地对老同学说：“这事要跟家人商量，还有，怕工作做不好，给你丢脸。”老同学拍了拍我的肩膀，笑着说：“放心好了，你一定能胜任工作，具体做什么，我会安排的。你考虑好了给我答复，我在这里就不多留了。”说着，掏出一张名片给我，我一看，头衔是机电设备公司的总经理。

秋天辞

王法艇

沉浮在清溪里的桑叶
沉静叙述
波光窥探的街角
一笼馥郁
以风的名义，找到秋天的切口
阡陌纵横，黄金溢彩
在秋天的丰韵里
蟋蟀激激，涂抹不尽颜料
像露水闪光，无法辨认
远山影黛，江青月白
当空舞动的彩练
是秋天发给人间的彩信
漫天弥散的秋声渐入叶脉
瓦舍酒肆尚有温情
斟酒的人散漫于灯影
月明星稀，鸟雀仆仆风尘
沿着蒹葭致敬的方向，南飞
白露为霜
打湿青衫的那一念
在苍阔的泉水之屿
风载秋锦，帆网素信

慕然

我理发后回到家，父亲正在翻看旧照片，一张发黄的照片引起我的注意。照片上，那蓝天白云、大海沙滩，我拎着瓶子在海滩上玩的多开心！充满稚气的小脑袋看上去蛮精神的，记得那时候父亲刚给我理了发。父亲是从事美术工作的，凡是与“美”有关的事他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与追求！听妈妈说，小时候我奇丑无比，歪瓜裂枣般的容貌加上稀松无光的头发，让当年帅气的父亲很不“满意”，他极力用后天的修饰掩盖我先天的不足。从我出生后第一次理发开始，父亲就执意亲自操刀，毫无经验的他一次又一次地摸索着追求我的完美。

在上海打工的日子

事帮忙……站了半天，我的腿酸了，胳膊也酸了，熬到中午，本以为午饭后会有时间午睡，但却只有10来分钟休息。一想到离下班还有8小时，不由得暗暗叫苦；这一天下来还不把我累死呀！慢慢的，站在摇臂床前打孔的我，眼皮开始打架，头也无力地垂了下来，一双手却在机械地操作着臂杆，我努力地睁开眼睛，可瞌睡虫还是又一次侵袭了我，我的头重重地磕在臂杆上，头上鼓出了一个鸽蛋大的泡，可我不敢在老同学面前说，只好忍着疼痛。瞌睡虫继续一次又一次地袭来，我只好把机器关掉，跑到厂门外的一处水龙头，朝脸上泼自来水，脑子这才有点清醒过来……想想，这时候在老家上班的我，还在家午睡呢。

返回摇臂钻床前继续打孔，我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可还是不行，使劲拧自己的胳膊，也不行，这样下去，还怎么打工呀！我多渴望一场午睡呀，哪怕10分钟也行，可现实不允许。我有点后悔不该来上海打工，可已经来了，再带着被褥灰溜溜地回去，怎么见人？硬撑着过了一个多小时，我好像有点麻木了，不属于自己了，只是机械地重复着一个又一个动作，按键、关臂、捡铁……眼神也迷离起来，看到的景物都是模模糊糊的，我就这样硬撑着，一直硬撑着……直到有人喊去吃晚饭，我这才回过神来。吃过晚饭，又是简短地休息10来分钟。继续上班，但不像中午打瞌睡那么严重

了，可一双腿却酸疼得连坐下来都有点困难，如果这时候在老家，我正在邻居家里逍遥自在地打扑克呢。终于到了8点下班时间，疲惫不堪地回到宿舍，我准备洗脸洗脚，可一倒在床上，怎么也爬不起来，没多久，竟然呼呼地睡着了。第二天醒来，看着窗外天色大亮，马上就要上班，心里有点恐惧，可你还必须得去，想退回去是不可能的，只有迎难而上。

如此坚持了一个多月，每天在岗最少12小时，最长的一天有15个小时，只休息了一天。听同事说，他们有时候连续两个月都没有休息过一天，有不少新来的，因为吃不了苦很快就离开了。有一次，公司招了8位新人，全都吃不了苦辞职走人，每年都像走马灯似的，走了不少人，又招了不少人。在我打工的8年时间里，真正坚持下来的只有两个，一个是数控师傅，姓郭，河南的，从公司创立初期就在这里打工的，现在算得上是半个工程师；另一个姓陈，安徽的，什么线切割、镗床、铣床……什么都会，是公司里的技术骨干，有辛苦的付出，也有丰硕的收获，8年间，除了待遇提高外，工作环境也有了很大改善，自己也掌握了不少技能，每年节假日，公司还会发各种福利……

想在大上海发展站稳脚跟或者打工，你就得适应上海工作压力大、竞争激烈、节奏快的生活。不错，上海是个繁华的大都市，每个人都想去上海淘金，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适应。



向有翥翥 刘宗晖摄

父亲的理发推子

到了上小学的时候，父亲赶在开学的前一天给我理发，毕竟是第一次迈进校门，父亲剪得特别认真，可越认真就越急躁，于是修修补补，头发越弄越短。第二天到了学校，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我的头发成为全班人的笑料，头发太短几乎成了秃瓢，我伤心地趴在课桌上哭了，都不好意思抬头！那年暑假，父亲买了本美发的书，那本书印刷精美，价格不菲，我再一次成了他的试验品，父亲给我剪了一个当时很流行的时尚运动头！这次我们都感觉很称心。父亲也为自己的成果感到欣慰，于是带我去海边游玩。在海滩上，我拾贝壳，堆沙堆捉小鱼，然后用吃罐头剩下的玻璃瓶装上水、放进去。看它们在瓶子里游动，父亲趁我不注意照下了这张照片！太阳西斜，金橙橙略带排红的光芒散落在海滩上，变成金沙沙滩。赤足在暖暖的沙滩上，蔚蓝的天空中几抹青云如飞舞的纱巾。潮起潮落，海水冲刷着我刚刚留下的

一串或深或浅的足印。

许许多多经历都随着岁月的淘洗渐渐淡忘了，沉淀下来的都是生命中最宝贵的几个瞬间，几个片段，偶尔拾起，点缀着人生！

后来父亲在我的头上练就了越来越高的理发手艺，我的发型也特别的漂亮和与众不同。我结婚的前夜，父亲静静地看着我。他拿起早已备好的理发工具，我乖乖坐在他身旁……这是记忆中父亲最后一次为我理发。

那套理发工具，现在就象博物馆的陈列品，被父亲小心翼翼地收藏起来作为纪念。父亲说，等哪一天他动不了了，希望我用这个理发推子为他理发，就像小时候他为我理发那样，就这样理下去，一直就这么理下去……

电子游戏的启示

功能简陋，流行的电子游戏基本和电脑没关系——如果软件设计不算的话，而且玩儿的人也少。等有了插卡、能与电视屏幕连接的便携游戏机，电子游戏才开始逐渐在城市里普及起来。再后随着个人终端功能的强大，电脑成为电子游戏的主力媒介。2000年以后，网络逐步普及完善，虚拟世界的游戏仿佛一夜之间就将触角伸进了现实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然后，问题就来了。除了青少年玩家，从电子游戏诞生开始，整个社会几乎都在声讨电子游戏。玩物丧志，这个陈词滥调又被广泛地用于指责电玩风景，沉迷网络的网瘾少年甚至成为一种病态的现象……

然而，电子游戏就像所有热爱娱乐生活的人们喜欢的游戏一样，有玩家们的倾情支持，加上资本和商业利益的鼎力扶助，继续着强大的渗透步伐。之后社会舆论终于有了正面的声音，比如竞技类，就有人声称可以培养反应能力，而策略类，以及虚拟世界和现实生活的关联，或者是网络中真人之间的勾连，就被认为可以训练思维能力，如此等等。

只是，网络(电子)游戏是不是有“正面”功能，人们基本找不到研究(数据)支持，反

倒是网瘾害人，或者暴力倾向从虚拟世界走进现实生活等，时常有实例进入人们的视野。因之，主流的声音仍旧是排斥态度。尽管后来有了比赛，比如“魔兽”和“CS”，玩家已经可以变身收入不菲的正经职业人士，但玩物丧志的老生常谈依旧不绝于耳。

虽然排斥的声音不断，但架不住有需求就有市场。电子游戏不仅满足了人们热爱娱乐的本性，而且还是对抗孤独的方式——您也可以说是虚度光阴、消磨时间的“不良”嗜好。接下来，电子游戏随着移动媒介无处不在地出现在人们的时间中。

有意思的是，今天人们虽然还在讨论游戏沉迷的问题，但在普遍的负面评价多年后，关于电子游戏，正面的回应已经确立了自己的声誉，像遥控设备的运用，不仅有生产、生活中的应用，还有军事层面的现在运用和未来畅想，都给了电子游戏强劲的助力。

以现状而言，电子游戏的是与非其实不应该成为问题，就像双刃剑，具体影响的优劣因人而异，奇怪的是，在电子游戏面世、发展，然后壮大的很多年里，人们对之的预判在很长时间里都是负面的，甚至有专家预测会毁掉新一代群体。

我不太明白人们为什么总是倾向于用既有的“旧思维”来预判新事物的未来，尤其是专家们，比如满腹学问的经济学家对预测这种行为始终保持着乐此不疲的状态。坦率地说，我是真希望经济、金融学家预测有准，这样于股民应该可以对股市的运动多几分有准的把握。可惜世事难料，就如电子游戏，在经年的非议中，有谁会看到今天的实际意义呢？客观说，几乎没有。

电子游戏从纯粹的娱乐到今天的实际功用，我们是不是应该得到一点启示呢？关于未来的预测往往多不靠谱，那么，对待新生事物，我们是否应该更多一些宽容呢？比较起来，哲学家说得更明白。约翰·杜威就说：即便是最有远见的人亦不能在五十年前预料到最近五十年来事变推移的动向。这是往回看，想一想，这无疑是经验之谈，不知道习惯了用经验来预判的我们，何以在远眺未来的时候怎么就想不起这档子事儿呢？抽象点说，更早的哲学家笃信的“我只知道什么也不知道”也是很好的教诲，这迫使我們不得不谨慎对待事物的发展变化，尤其是面对新生事物的时候。

沈俊峰

许多人喜欢在植物世界里对应自己的影子，松树、白桦、水杉、银杏、芒果、石榴……甚至一棵野草。它们表达了对应者的精神品格、情感和隐秘的内心世界。一棵植物，成为一个人心性表达。

诗人张庆和最真实的影子，应该就是他笔下的一棵酸枣树。1993年，张庆和创作了散文《峭壁上那棵酸枣树》：“那是我亲眼看见的：那一年秋天，于不知不觉中，它竟结出一粒小小的酸枣。是的，只有一粒，而且小的几乎为人们所不见。那酸枣是春光秋色日月星辰的馈赠，是一片浓缩的丹霞云霓。亮亮的，红红的，像玛瑙，像珍珠，像一团燃烧的火焰，像那万仞峭壁的靈魂。”

峭壁上的那棵酸枣树，自有它向死而生的勇气和精神。

“那是一棵怎样的树呵！它高不足尺，阔不盈怀；干细枝弱，叶疏花迟……然而，酸枣树并没有被征服，它不低头，它不让步，于数不尽的反击和怒号中，炼就了一身铮铮铁骨，凝聚了一腔刚硬勇气。”

1969年初，几经周折，不到20岁的张庆和成为解放军空军的一名高射炮兵。由于文化水平低，他很想去读书，可那时的部队里很难找到书。有一次，他去炊事班帮厨，在一堆即将被填进锅灶的乱草堆里发现了一本破旧不堪的书——《诗词格律解释》。他没舍得烧，拿了回去，闲暇时悄悄翻看。谁谁一看就上了瘾，几乎把书中引用的古诗词都背了下来。他还想再看点别的书，就给他的小学老师、时下正在兰州军区司令部当秘书的郭浩秀写信。郭老师给他寄了一本《青春之歌》，并且嘱咐，书不用寄回，但要保存好，如想看别的书，以后再寄……

不断学习进取，张庆和终于成长为一名作家。如果说是书改变了张庆和的命运，不如说是一颗不倦追求的心改变了命运。

作为那棵酸枣树的化身，爱情也是最坚强的支撑。2017年9月，张庆和与老伴刘伟应邀做客山东电视台，讲述了两人“三年写恋爱、九年牛郎织女生活”的情感历程。张庆和朗读了他感人至深的《一封家书》，动情处，两人潸然落泪，紧紧相拥。那是一段有时代特色的恋爱。他在荒无人烟的青海高原守卫核基地，她在北京盼星星盼月亮地等待他童话般出现在面前。从第一次探亲见到她，到第二次再见面，中间隔了两年半。北京、青海，几千里的遥远，寄一封信要一个星期。他们约定每周给对方写一封信。信成了他们恋爱过程的全部。两个人收获了爱情，也收获了一大摞信。

在那些如落叶一般飘逝的漫长日子里，张庆和的心灵承受了什么样的淬火与新生呢？写信，让他喜欢上了写诗。《峭壁上那棵酸枣树》发表近30年了，“转眼远离故乡30年，我再也没有见到过那棵酸枣树。”如今，又是近30年过去，想必庆和兄还是没有见过那棵酸枣树吧？但是，那棵酸枣树一直都在，在他身边，在他心里，也在读者心里。

秘境鸟迹

郭宗忠

初夏清晨最宜于观鸟。特别是在秘境里，金盏菊、紫菀花、打碗花随处可见；各种鸟声此起彼伏，歌赋咏唱，犹如短号长笛。

柳树上的柳莺，芦苇荡中的苇莺，高大杨树里的斑鸠，低灌木丛下的小黄雀，栎树林里的黄鹂，站在枫杨树顶的云雀，在桑树里贪食的白头翁……它们的叫声远近高低，圆润饱满还是悠长短促，在大自然交响乐的演奏里风格迥异却是最美的和声。

在自己喜欢的地方安逸地享受大自然带来的情趣，不争名不逐利，溪水的安静，树荫的庇护，鸟鸣时至，让夏至草泽然忘我，独自成为了自己。

许多人羡慕鸟，其实鸟有鸟的快乐，鸟也有鸟的忧虑。循着声音去看时，是一群灰喜鹊与一只硕大的乌鸦在“战斗”。这里一直是灰喜鹊的阵地，突然闯入的乌鸦，让灰喜鹊感到了不快与威胁。它们集合家族所有力量，烽火传递一样，也让远处的灰喜鹊加入这卫家守土的阵营里。

乌鸦凭借凶猛的力量独战群鸟，群鸟众志成城一心志在必得。它们在树间拉锯战似的，你来我往，互不相让。

灰喜鹊尖声尖叫想在阵势上压倒对方，它们越大叫，越说明它们身单力微；而乌鸦不吱一声，俯冲下来，冲散了鸟群……

战斗持续，我无心恋战。我走上秘境高台看看掩映在柳树里的湖水，然后去火炬树林这秘境中的秘境，忘了鸟儿争斗的事。

火炬树林里，你又会安心听到柳莺流水一样的声音。柳莺依水而居，它们的嗓音也被水洗的清亮透明，婉约柔美。你会被这声音吸引，随着它们的叫声行云流水，心畅然自在，意游刃有余。

接着你会被云雀的叫声迷住，它们飞在高天上，一声一声提升的音调，仿佛一点点提高着音高，也让你的心身轻盈，仿佛要忘情在云里。

坐在秘境里，你看那草地里，不时飞出一对灰椋鸟，又飞起一对麻雀，它们在秘境里相约相会；一对喜鹊喜结了连理，在大杨树上筑好了巢，你再次走过树下时，小喜鹊已经孵出，嫩绿的小声，让你爱上了这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日子。

人有时候会突然发现并明白，这小小的秘境，是一个人生一世的向往，是一个人要在尘世洗净心灵的安心之所，心灵皈依。

梦想能实现吗？你走进秘境时，这一生已经有了安心安身之地。人世有纷争，鸟界也不会常安宁，只有放下那些外在的得与失，听到自己内心的泉水和心灵的鸟声，才让秘境永存心里。我也不告诉你秘境在那里，我说了，有了人迹，秘境就不再是秘境，也不再是我的秘境，也不会是你期盼的秘境的好奇。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境，你不必跋山涉水，不用看旅游手册，不用羡慕别人，感觉只有走到远处才有秘境；其实，你不用走远，静下心来，学会观察和欣赏，细心倾听与热爱，你的楼前房后，你身边的公园，一处小树林，一条小溪，一小块菜地，一棵野杏花树下，一小块沙地，只要倾注了你的呵护与珍惜，都会成为你自己的秘境，都会寻找到你自己的鸟迹。秘境不远，在心；鸟声处处，无迹。

